



時間：2018年8月24日. 星期五.(18:00~20.10) 周書 19.蔡仲之命

19.蔡仲之命

《蔡仲踐諸侯位，作祭祀閔中萌文仲引者之旨命》

1. 蔡叔既沒，王命蔡仲，踐諸侯位，作《蔡仲之命》。

【譯】蔡叔（司職：祭祀閔中萌文的止寂者）既沒入腦幹孔道，“王（胎藏內綜審卦中三界之人主）”命蔡仲（司職：祭祀腦幹孔道內閔中萌文的仲引者），踐（引足心反彈的心電脈沖來戈取）諸“侯（人、猿所共工的基因種源）”之傳承時位，作《祭祀閔中萌文仲引者之旨命》。

2. 惟！周公位塚宰，正百工，群叔流言，乃致辟

管叔於商，囚蔡叔於郭鄰，以車七乘，降霍叔

於庶人，三年不齒。蔡仲克庸只德，周公以為

卿士。叔卒，乃命諸王邦之蔡。

【譯】惟有！“周公（周行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公祖）”位處“塚宰（腦幹孔道其骨髓塔基的網底魂夢之境而宰理）”，而能中正百種感官的“歸元”工作，“在天君所牧養的陽氣（群）”止寂時，讓腦幹孔道其中留下流動之魂夢之言，乃致於復辟了“管叔（司職：腦幹孔道內建德而增長感官的止寂者）”於心胎爐灶所殷蘊之商傳，囚禁“蔡叔（祭祀“閔”中萌文的止寂者）於耳胎向外享有的鄰舍，以腦幹意志中樞的車載入「卦心…六爻」來七次一句的航乘；降臨“霍叔（以腦幹孔道內冰溶之雨水沐洗，精準矢志出處而止寂者）”給於心胎爐灶所蕃庶之人民，三次於卦心十年（黏）不受原有時輪命格之齒格。

蔡仲（司職：祭祀“閔”中萌文的仲引者）克相互應了“登用於慧根的人甬（庸）”其“停止、住只”之所德。“周公”就以其為腦室公爵之內卿、士使。腦室孔道止寂、大卒之時，乃中旨命“諸王的耳聞城邦”之往於“蔡（祭祀“閔”中基因命譜的萌文所在）”。

3. 王若曰：「小子胡惟爾，率德改行，克慎厥猷。

肆予命爾，侯於東土，往即乃封。敬哉！爾尚

蓋前人之愆，惟忠惟孝；爾乃邁跡自身，克勤



無^レ怠^ヲ，以^レ垂^テ憲^ヲ；乃^レ後^ニ率^テ乃^レ祖^ノ、文^ノ王^ノ之^レ遺^ト訓^ヲ，無^レ若^ク爾^ノ考^テ之^レ違^テ王^ノ命^ヲ。」

【譯】“王”允若曰：「小子（後生的人甬、字子）“月映先古萌文符合（胡）”時，惟以腦幹孔道的“閔內爾中鏡台內萌文”，兜率攸往心思所德，應以“閔”中來更改命理、行為，克相慎重其中厥作祖靈時之猷疑。肆行心律給予旨命“閔”內爾中，“侯（人、猿所共通的基因種源）”將再度處於的“上卦東土（腦幹軸心、暘谷的東方基因中土）”，之往時隨即給於乃中封賜新命。

敬重哉！爾中（閔中），尚往時會覆蓋基因前人之內愆，惟以“忠（依腦幹的“中吸之道”所忠貞的意志）”惟“孝（天九入基因孔道所反芻、孝考先人的信息）”；爾中乃能邁向基因演化事跡的自身，克勤用事而無滯怠，以為“垂（依耳錘聆聽的腦波基因辭令尋覓）”卦中王事之憲政；乃後心思兜率乃中的基因先祖，與文王之遺訓，才無應若爾中孝考時所之往，而違反“王”的旨命。」

4. 皇^ノ天^ノ無^レ親^ヲ，惟^テ德^ニ是^レ輔^フ。民^ノ心^ノ無^レ常^ヲ，惟^テ惠^ニ之^レ懷^フ。

為^レ善^ヲ不^レ同^ク，同^ク歸^ス於^レ治^ム；為^レ惡^ヲ不^レ同^ク，同^ク歸^ス於^レ亂^ム。

爾^ノ其^レ戒^ム哉^ヲ！慎^テ厥^ノ初^ヲ，惟^テ厥^ノ終^ヲ，終^ニ以^レ不^レ困^ス；不^レ惟^テ

厥^ノ終^ヲ，終^ニ以^レ困^ス窮^ス。

【譯】冒出額首的“皇天（皇靈）”並無近親，惟以有此爾中（閔中祭祀之萌文）其所德而輔祐。卦中的子民（人甬、字子）其心識是無恆常的想像，惟以受此爾中之恩惠而能感懷。為善的所德各有不同，卻會同歸於治用；為惡的所德各有不同，卻會同歸於迷亂。爾中（閔中祭祀之萌文）所德其應敬戒哉！慎重厥作之初發心思，惟以厥作之末終能返入此爾中，終了之獲德才得以不自困惑；不能惟以厥作之末終而返入此爾中，則末終就多以困窮。

5. 懋^ニ乃^レ攸^テ績^ヲ，睦^ニ乃^レ四^ノ鄰^ヲ，以^レ蕃^ニ王^ノ室^ヲ，以^レ和^ニ兄^ノ弟^ヲ，

康^ニ濟^ニ小^ノ民^ヲ。率^テ自^レ中^ヲ，無^レ作^テ聰^ヲ明^ヲ，亂^ス舊^ノ章^ヲ。詳^テ乃^レ

視^テ聽^テ，罔^レ以^レ側^ニ言^ヲ。改^テ厥^ノ度^ヲ，則^レ予^レ一^ノ人^ヲ，汝^レ嘉^ム。

【譯】心志的懋盛乃能攸往而績德，和睦乃中卦位的四鄰，以為蕃庶王的內室，以為和睦基因子嗣之兄弟，而康莊所共濟的小民（後生人甬）。【8】字兜率意念出自爾中（閔中祭祀之萌文），就不會自作聰明，而迷亂舊有的章法；詳察義



理乃能明視、聆聽，處迷罔時應給以旁側之言。

更改意念以厥作心靈度量時，則才可以給予“一人(一人甬配入一字子)”，汝(基因女魄的你)便可獲得此爾中匹配“基因辭句”之嘉會。

6. 王_爻曰_爻：「嗚_爻呼_爻！小_子胡_爻，汝_爻往_爻哉_爻！無_爻荒_爻棄_爻朕_爻命_爻。」

【譯】“王(胎藏內綜審卦中三界子民之人主)”曰：「嗚呼！小子(後生的人甬、字子)“月映先古萌文符合(胡)”了此爾中(閔中祭祀之萌文)，“汝(基因女魄的你)”就可攸往其中哉！而無荒於“朕”之旨命。」

7. 成_王伐_淮夷_爻，遂_踐奄_爻，作_爻《成_王政_爻》。

【譯】“成王(卦中成究基因金滕的革新命體之王)”，面向心胎的卦位東方征伐“淮夷(胸懷的腓骨孔道內移動之人甬)”，遂以足心的脈氣反沖踐履了“腦內金丸、泥丸的頂竅奄然處(奄)”，創作《成王之政務》。

8. 成_王既_踐奄_爻，將_爻遷_爻其_君，於_爻蒲_姑。周_公告_爻召_爻

公_爻，作_爻《將_爻蒲_姑》。

【譯】“成王(卦中成究基因金滕的革新命體之王)”既踐履了“腦內金丸、泥丸的頂竅奄然處(奄)”，將要遷移其“天君”尸位，於“蒲姑(頂竅凸隆的瓠菇)”。周公，就告知召公，作《將蒲姑(即將依“閔”中紋理，重鋪基因女魄所配胥記憶的古昔命譜)》。

20. 多_爻方_爻

《頂輪開光後，“公爵內泥丸宮”增多了上天的道脈傳習方位》

1. 成_王歸_爻自_爻奄_爻，在_爻宗_爻周_爻，誥_爻庶_爻邦_爻，作_爻《多_爻方_爻》。

【譯】成王(卦中成究金滕後革新基因命體之王)，歸自其“胎藏界腦室公爵內的泥丸宮(奄)”，在此“宗周(頂輪開光後，建立公爵內宗廟的道脈周天)”，以文言召告心胎爐灶所殷蘊蕃庶之「耳聞」城邦，作《多方(頂輪開光後，公爵內泥丸宮增多了上天的道脈傳習方位)》。

2. 惟_爻五_爻月_爻丁_爻亥_爻，王_爻來_爻自_爻奄_爻，至_爻于_爻宗_爻周_爻，周_公告_爻曰_爻。



【譯】惟以“心胎第五月映”的丁亥（天干：丁，地支：亥），成王來自“胎藏界腦室公爵內的泥丸宮（奄）”，達至予於“宗周（頂輪開光後，道脈出入公爵之周行宗始）”，“周行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公祖（周公）”就言說。

3. 王_應若_曰曰_曰：「猷_告爾_四國_多方_惟爾_殷侯_尹民_我。」

我_惟大_降爾_命，爾_罔不_知洪_惟天_之命_弗永_寅念_于祀_惟帝_降格_于夏_。

【譯】王應若曰：「猷然中召告，爾等上卦腦室四方國度 “多方（頂輪開光後，泥丸宮內增多了上天的道脈傳習方位）”，惟以爾中“多方”以殷蘊“侯（人、猿所共通的基因種源）”、“尹民（額內聖君之令尹所引領的子民）”。“我”惟以此“多方”來廣大降服爾中始命，爾中處罔然而不知“洪（共工的道脈河水）”，惟依上天下達之使命，使穿拂腦智構思時，不會永處 “寅時（清晨三到五點的夙殺）”來渡亡其子民心念。予於奉祀時惟依上帝，降服以區格於地界的“有夏”。

4. 有_夏誕_厥逸_不肯_感言_于民_乃大_淫昏_不克_終日_勸于_帝之_迪乃_爾，攸_聞厥_圖。帝_之命_不克_開，于_民之_麗，乃_大降_罰。

有_夏誕_厥逸_不肯_感言_于民_乃大_淫昏_不克_終日_勸于_帝之_迪乃_爾，攸_聞厥_圖。帝_之命_不克_開，于_民之_麗，乃_大降_罰。

【譯】有夏（含有骨髓內盲從、熱心的炎夏國度），誕生基因人子、厥作祖靈用事時力求安逸，不肯以“感言（理性而感涼之言）”給於子民，乃中含有塔基地藏大國的物種胚源之淫欲、昏沉，不能克制終日之返轉以勸化。予於上帝之往“迪（心律介由祖靈來自如遊走心思）”入於乃中爾等，攸往以聽聞其厥作祖靈所謀圖。上帝之旨命不能克制、開展，予於夏民之往而使其思緒明麗，乃將大降天演造化之罪罰。

5. 崇_亂有_夏，因_甲于_內亂_不克_靈承_于旅_罔不_進之_恭，洪_舒于_民。亦_惟有_夏之_民，叨_慣日_欽，剽_割夏_邑。天_惟時_求民_主，乃_大降_顯休_命，于_成湯_刑殄_有夏_。

崇_亂有_夏，因_甲于_內亂_不克_靈承_于旅_罔不_進之_恭，洪_舒于_民。亦_惟有_夏之_民，叨_慣日_欽，剽_割夏_邑。天_惟時_求民_主，乃_大降_顯休_命，于_成湯_刑殄_有夏_。



【譯】崇尚迷亂的“有夏(含有骨髓內盲從、熱心的炎夏國度)”，起因自“甲地(胎藏內的骨骼龜甲)”給於內在盲從迷亂，不能克制祖靈所承用。給予旅行之往於罔然中之胚源，夏民惟以進入“甲地”內能恭順，故取“甲內的道脈共工之洪水”以安舒給予夏民。

亦惟因“有夏之民”，“叨憤(是以骨髓底基之口來取用質地)”、依乾日照入骨竅的欽明，來“剗割(割取鼻息氣味以入骨髓基因質地)”於有夏之邑地。上天惟以(剗割)當時，來求取“民主(子民之基因演化簡冊能自主)”，乃大降顯明休止之命，給予成究心胎爐灶的殷蘊商湯者，“刑殄(刑功合氣以為珍惜夙夜殺成仁者的順利渡往)”於有夏。

6. 惟天不畀界純，乃惟以爾，多方之乂，民不克，永于多享。惟夏之恭多士，大不克明，保享于民。乃胥，惟虐于民，至于百為，大不克開。

【譯】惟因上天不“伴隨晉昇(界)”卦中三界內單一的心思，乃惟以根源於夏民的“甲地”爾中，以為“多方(頂輪開光後，泥丸宮內增多了上天的道脈傳習方位)”之「乂(正反合辨証義理)」，使夏民的心思不受克制，永久能給於增多享有。

惟因新成的夏民之往，能恭敬於“多士(頂輪開光後，泥丸宮內增多了上天的道脈傳習方位諸士使)”，腦室塔基大國內原有夏民不能克相明白，永保享有於子民。乃中“迴光月映紋理之匹配(胥)”，惟以虐待原有夏民，達至於百種心念作為，在腦室塔基大國內皆不能克相通用開啟。

7. 乃惟成湯，克以爾多方，簡代，夏作民主。慎厥麗，乃勸。厥民刑用勸，以至于帝乙。罔不明德，慎罰，亦克用勸。要囚，殄戮多罪，亦克用勸。開釋無辜，亦克用勸。今至于爾，辟，弗克以爾多方，享天之命，嗚呼！」

【譯】乃惟因“成湯(成就心胎爐灶的湯水般蘊流注者)”，能克順以有夏爾中“所增多的腦室骨髓甲地方位”，能以基因簡冊來代替，使有夏生作“民主(子民之基因演化簡冊能自主)”。慎重厥作祖靈逆冷出心口處明麗時，乃中即能以“簡冊”內容勸勉之。厥作有殷、有夏之民以為“殺身成仁”之刑，是採用以“簡



冊”勸導的言行方法，以達至於“帝乙（上帝於天干的乙辰時位，乘皇龍默化入基因簡冊）”之境。

夏民“迷罔（罔然）”而不明白所德時，應慎重其“殺身成仁”之罪罰，亦克相善用“簡冊”的言行勸導。禁忌之要囚，要珍惜其中“夙夜殺身成仁”的殄戮多罪，亦克相善用簡冊勸導。開釋“無辜被殺者”，亦克相善用簡冊勸導。

今日至于爾中（有夏）重新復辟基因人子，而不去克相善用簡冊勸導，以為爾中增多“基因傳習”之方位，卻仍欲想享用上天之旨命，嗚呼！」

8. 王_宛若_曰：「誥_告爾_中多_方，非_天庸_釋有_夏，非_天

庸_釋有_殷，乃_惟爾_辟。以_爾多_方大_淫，圖_天之_命

命_下，厲_有辭_下。乃_惟有_夏，圖_厥政_下，不_集于_享。

天_降時_喪，有_邦閒_之。

【譯】王宛若曰：「文言召告爾中“多方（頂輪開光後，泥丸宮內增多了上天的道脈傳習方位）”，並非上天“登用人甬於慧根（庸）”時能開釋於有夏，並非上天“登用人甬於慧根”時能開釋於有殷。乃中是惟以爾中來重新復辟舊念。

若以爾中“慧根所登用人甬（庸）”來擴大淫逸舊念，而圖謀上天之旨命，是“厲（以聖君的胎藏尸位來容納生甬的不肖言行）”而含其言辭。乃是惟以有夏的甲地，來圖謀厥作祖靈之故舊政務，不會交集新知予於上天以享有。上天降下志向之時，此淫逸舊念隨即喪失，徒使卦位耳聞之城邦間離而閒之。